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1

T5427/0445

缺頁表

卷二第廿五頁

缺頁表

卷二第十五頁

許鍾斗文集序

大學漢和  
館珍藏印

平

許

鍾

國朝元品自王守溪以來輒推子  
遜爲超乘謂其屹若呂鼎湛若冰  
壺能爲諸元而不爲諸元也制舉  
義出方內奉之爲泰山北斗獨古  
文詞不少概見今春其弟菟枕中  
遺稿得若干首請正於予、讀之

不覺惻然悲又欣然喜也悲之者  
何爲一代惜九鼎之才也喜之者  
何爲千古揭天球之寶也以彼其  
才使時獲從心年能待力無論江  
東濟南固獲專美即眉山昌黎咸  
陽西京不足當一映也雖然有子  
遜之才則不能以年掩有子遜之

文則不能以世掩年與世遮相謝  
也所不朽者獨此人心精靈發而  
爲文耳有昌黎眉山則不可無于  
鱗元美有于鱗元美又安可無吾  
子遜哉子遜撰著雖未富然試讀  
其序記精核哉如泛太湖雲夢焉  
讀其館課魁瑰雄麗哉如泛大海

馬又如觀玄造焉其爲文包羅左  
國吐納莊騷出入楊馬鞭箠褒雄  
其爲詩鍊格漢魏借材六朝同工  
沈宋登壇李杜天府之高華人文  
之鴻鉅觀止矣是子遜自足不朽  
予何庸表章聊爲海內之賞子遜  
企子遜思子遜而有遺憾者未獲  
覩其全豹也故付諸剞劂氏而詮  
敘之如此

昔

萬曆辛亥仲秋既望

溫陵衷一李光縉題

刻鍾斗許太史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右布政顧君課最

榮封序

○壽外祖陳西樓公序

○關中李年文制義序

○江左高使君詩序

○中山蔡年文制義序

○刻周濂溪先生集序

○鄭拙我先生學政碑

○王心齋先生傳

○恭賀 大誥封朱太師母誕辰序

○與同館訂志文 館課

○擬奉 勅作新脩琉璃河橋碑記 館課

○遊清源山記

○古硯說

●祭文

○祭李松汀文

○祭周復菴文

○公誄馮老師文

○誄曾老師文

○祭陳大行年丈乃祖文

○祭五十郎文

○祭家廟始祖文

○葛母張孺人墓誌銘

卷之二

●表疏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館課

○擬恭遇 恩詔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勅所



在撫按等官存恤百姓廷臣謝表 館課

○擬飭督學憲臣嚴正士風勅 館課

○旱災示做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上 下交脩疏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館課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頌

○卷阿王多吉士贊 館課 帶講章四章

○建文皇帝祀典議 館課

○脩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館課

○治河議 館課

○士品臣品辨 館課

卷之三

○論

○王者以天下為家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論

○王者必世而後仁

○惟事事乃其有備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臨下以簡馭眾以寬

○隱惡而揚善

○陳善閉邪

鍾平文粹 目錄  
○格君心當自身始

○評延篤仁孝論 以上俱館課

○羽翼已成

○范增論

○孟嘗君論

○屈平論

○春秋論

○功人

○山東得意者二

卷之四

○書啓

○答朱中丞書

○復黃中丞書

○答李按君書

○與徐匡嶽老師書

○答王荆老書

○與王辰玉書

○與李芳瓊書

○擬上沈龍江先生書

○與王溧水書

○與李斗初書

○與劉公子書

○與劉太公書

○與李見羅書

○與陳公子書

○與鄭師尊書

○又與鄭師書

○別李九我書

○與臨江陳書

○與吳按君書

○與汪雲陽老師書

○復洪父母書

○答劉凌蒼書

○復池明洲書

○答張及我書

○答蔡元履書

○與外祖書

○與伯書

○與肖浦叔祖書

○與陳惠疇書

○答洪父母書

○與徐老師書

○答張年文書

○答呂龍溪書

○復陳中丞書

○答楊年文書

○與程太守書

○復李芳瓊書

○答王清宛書

○與林京山書

○答鄭拙我書

○答王辰玉書

○與王司理年文書

○答孫黃縣書

○答楊罔卿書

○答許明府書

○又

○與林京山書

○答盛太史書

○答駱督學書

○答李按君書

○與蔡元履書

○答吳按君書

○答劉老師書

○答施學博書

○與高年丈書

○答徐宗師書

○再答黃中丞書

○別館中諸前輩書

○答葛岷瞻書

○答楊衡晚書

○與林光碧書

○又

○又

○與徐老師書

○與尹父母書

○與陳年丈書

○答王年丈書

○答許熙臺書

○與李休寧書

○又與洪父母書

○寄家書

○請曾老師啓

○與李年丈啓

○與林光碧啓

○復林扶蒼暗定啓

卷之五

詩

○賦得銀蟾花正開涼夜 館課 七言律

○和李白送賀秘監為 館課

○秋夜憶早朝 館課

○二月十六日夜恭誦 皇上諭 內閣

○御札志喜 館課

○初夏郊遊

○長至朝天宮習儀

○春閨晴思

○雨後與宋忠過日者 館課

○清和微雨 閣試

○送邵太史使東藩

○被召躬謁仁德門 館課

○送夏都諫冊封琉球詩

○聞清江口通志喜 閣試

○龍起泰山寄訊五大夫松 閣試

○送張太史使中州 七言絕

○送盛太史使秦藩

○五月榴花二首 閣試

○題曾封君冊葉

○因風想玉珂 閣試 五言律

○題瀛洲亭二首

○游碧雲寺

○游香山寺

○夏伏雨涼二首

○遊清源洞

○漫和清源一律

○送南太史使秦藩

○代芍藥喜牡丹盛開牡丹期芍藥早發 各一首

○題畢封君冊葉 五言絕

○暮春郊遊四言五言蘭亭體各一首 閣試

○古詩歌行并銘

○觀播州山川圖

○天街觀 皇太子親迎 閣試

○冊立分封禮成獻壽詩 閣試

○讀雲漢詩

○恭遇 萬壽節誦天保詩至末章二語喜而

有述 館課

○題霖雨舟楫圖 閣試

○皇太子初出文華門受百官箋賀恭紀 館課

○擬李太白深宮高樓入紫清行 館課

○浴沂風雲歌

○孟夏陪祀太廟倣顏延年郊祀歌 二首四言

○鷹化爲鳩賦

○七月流火賦

○疏河注海頌

○本朝從祀四先生理學贊

○薛文清先生

○陳白沙先生

○胡敬齋先生

○王文成先生

○墨贊六首

○玉杵玄霜



○鼎黃耳

○仙居樓閣

○石室觀書

○異魚吐墨

○夢人遺墨

○綠硯銘

○銅雀硯銘

○有懷

○為客

目錄畢

許鍾斗文集卷之一



溫陵論獅子遜甫著

弟許鸞校刻

賀整飭永平兵備山東布政顧君課最榮封序

自

國家受虜款休兵革不用而近邊兵拱手坐哺不見  
鋒鏑矢石之事者垂四十年說者以為款所以弭兵  
也而兵亦卒不得撤兵卒不撤矣而卒亦未有所以  
用之上之人既以不戰而養無用之兵則勢不得而  
復豎其餽兵雖安坐而不戰顧亦不能枵腹而抗拳  
則勢不得而復責其技而其究不得不漸頓而為弱

間有慮其弱而思所以起之如古者寓戰于守寓兵于農之意而大爲之備則計目前者又從而護之曰非有事且勿喜噫亦孰知夫無事之害有甚于有事者乎夫無事而爲有事之儆自非明智不能而苟非久于其任而責其有成亦誰能以一日爲千百年之畫而代其憂永平負山阻河南帶海當古長城胡虜出沒之衝實惟股肱重地余年友顧君始以臬使來治茲土至之日軍無見儲士不宿飽錚離其刃矢敝于房君咄曰是不可以無事不戒蚤夜綢繆罔懈益力刪蕪去蠹礪鈍起羸有士超距有馬騰櫪邊政大

修人有振氣居一年議遷且議代

天子曰無如顧某仍命以方伯秩鎮其地如初又二年

天子曰顧某居邊郡久勞績茂著具予四代誥命以嘉乃勲余於是有所以知

國家任君之重知之深而寵之至不日且盡捐東北地邊地畀君錫君以節鉞如周召公奭之主陝以東唐韋忠武之帥蜀蓋君之戮力于

國家不輕而

國家之所以報君當亦不薄鐵券金章爰及苗裔寧

鍾三才文粹卷之一  
可既也雖然君則胡慮及此君之心則惟以任之重知之深寵之至未易克副爲恥而以無事之害甚于有事爲憂夫君之用心而如是斯乃足賀也已夫不計一身之名寵與一時之艾安而必欲爲國家經長久以無虞蓋忠臣之用心誠宜如是請書以爲賀賀于是乎始

壽外祖陳西樓公序

外祖西樓公今年春秋七十六老矣憶少從群兒嬉公側公輒指目謂是兒也可異日置膝上口授昔人所爲詩若文也者命之諷諷畢輒爲之說曰當日作

者云何姓氏爵里何似此皆古先達人之有休聲芳跡傳於後不落莫者也孺子志之時雖穉不省爲何語然已能暗存其一二云於是公益以孺子爲可與語間嘗携出遊遇某水某阜輒名之曰此某水某阜遇景物則語以景物歲時鄉里歌鼓聚會優或叔敖前代事則又與之語前代事蓋雖宴遊嬉笑中其不忘獎誨類若此稍長從家大人學四方其間或離或合不常然無歲時不相聞見必媿媿相慰勞或誦昔人文字相勸勉如初蓋不肖獮之困州縣試也久居常負豪氣悒悒不能平公徃撫之曰顯晦遇也淹速

時也孺子勉矣良農能穡寧不逢年獬聞言稍自寬  
愈益朝夕淬無怠歲丁酉公從宦遊者於廣東之安  
定獬亦濫竽計偕有萬里役戒期取祖族戚咸在獨  
左右顧不見公爲恨中途惘惘如也風雪晦冥未嘗  
不在念卽時時對朋儕譚說平生未嘗不口公不置  
也無何獬罷公車抵家屬母命謳吟思公甚頗亦聞  
公所居海氛甚惡不可近將貽書速公歸公適至自  
廣母病亦良愈獬聞公至喜已又察公狀貌矍鑠如  
平時又尚健善飯則益大喜不自禁噫嘻公今春秋  
老矣卽獬幸而得博一官方且有職守羈他方安能

復遊公膝下從容譚說平生如少時樂乎哉蓋公之  
煦濡不肖獬者三十年于茲勿論他也卽其識我於  
根芟堅吾志困而知其必遇也尤可謂骨肉問知已  
獬幸佩公教不敢自落莫卽今或後之人有識者知  
已當不乏然總之生平知已無先公者今歲業大輪  
公亦從獬於大輪二月之吉爲公懸弧辰人謂獬曰  
子何以壽公獬蹙然曰毋尚食我貧也我則何以壽  
公維公晚益喜文墨遇知交喜道不肖獬益甚聊爲  
述其始末於斯志耿耿焉是爲壽外祖母許吾宗也  
時亦年七十七長公一歲稱偕老

關中李年丈制義序

關中古帝王之都昔人稱其水深地厚人多凝重而質直有雄偉奇傑之氣文亦宜然然歷二百餘年來其以古文辭有聲者後先相望而獨於舉業槩未有聞也豈學古之與趨時迥不同轍而作者囿於風氣莫能兼斯二道與余嘗謂趨時不工不妨爲古然而既謂之時則生今者自不可廢今年獲與彼都人士遊如王蓋甫南思受諸君皆美秀而文與西北人不類而文麗李君尤爲流麗嫻都兼有江南之致竊讀而異之母亦風氣與時變遷山川所不能域抑余所見皆間出實非由風氣致然耶果其間出而非由風氣致然則是編也故自足以傳矣其奚所俟余言余方欲爲古文未能而獨喜君西北人之能爲今文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江左高使君詩序

明無詩涉濟南江左而詩道大振然亦用是弊余觀今人能不爲濟南江左者蓋寡君江左人而所爲詩超然自恣不類江左之習則又難古人有言詩言志觀君之爲人與其生平慷慨所譚說而詩可知已君數扼搯好談世事而於武事尤豪異日爲

國家銘燕然揚威萬里之外二者俱用身為政耳更  
不借才于誰氏矣

中山蔡年文制義序

當世以經術程士士顧于經術外稟受先秦兩漢昌  
黎眉山諸君子若功令而于關閩濂洛之格言邈如  
也夫豈以關閩濂洛之醇儒為無當于作者嘗試與  
論其世而叩其所欲為則必曰寧為此不為彼試與  
釐正得失參合同異而問其去聖人之言孰為近則  
必曰關閩濂洛為近聖人之言蘄于平易正直使人  
易知而易從傳之萬世而無弊則其所以示人者不

過若此焉止矣故夫平易正直而為言者皆欲其要  
之久而無弊者也而非蘄于驚人之口曰為論而蘄  
于驚人之耳目其起于舉業之興乎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由此觀之聖人惟不為舉業耳聖人而為舉業則雖  
以吾仁義禮樂之譚而稍取夫馳騁辨博之才以自  
傳亦所不廢惟其辭止于達意而不幸于詭遇聽俗  
之所為而徐挽其所趨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人情  
甚拂其所好則不樂不因循其素習而漸引之至道  
則未易使之舍所好而從我余嘗上下古今謬意斯

文每惜眉山之才之識而不軌經術遂入於縱橫伊  
川考亭道爲世儀而不嫻於婉縟雄麗之辭遂令後  
世以其言爲芻狗雖夫辭之不嫻未足爲伊川考亭  
病而世尚若此蓋亦可嘆已吾友中山蔡丈少有志  
于聖賢之學服其教而守其說者幾三十年而其文  
又足以發之余蓋讀其文而有感也故不辭而爲之  
序

刻周濂溪先生集序

聞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近得袁濂溪先生遺集  
凡若干卷前後無慮十數萬言其於窮理盡性之旨  
不啻詳矣而其要皆不出乎主靜、者何也無極而  
太極之體也太極之體無聲無臭無有形象無有接  
構是無極也無極者靜理也凡言靜者皆與動爲根  
而此獨不與之爲根亦皆與動爲仇而此獨不與之  
爲仇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不動而卒未嘗動所謂  
動而生陽乃時動之動而非如世情之膠擾靜而生  
陰乃時靜之靜而非此靜理之真詮也蓋此之爲靜  
乃立于動與靜之先如萬物之必本乎祖又參乎靜  
與動之會如百川萬壑之必會於歸墟必如世俗之  
見則人生有靜是人生有陰而無陽而所謂太極者

金斗文苑卷一  
本是一純陰安事生陰本自無陽何處生陽既已爲陰  
矣而復生陰是枝指也本自無陽矣而忽生陽是附  
贅也先生之學無乃流於苦空寂滅而佛老之所以  
亂天下也乎是非知主靜亦非知先生者易曰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行止異時而皆歸於止先生亦曰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異時而皆歸於靜主靜者主  
其理也存天之性體極之理是卽所以主靜而立人  
極者也學者能於靜理而有會焉則吾心自有太極  
而於是書思過半矣

鄭拙我先生學政碑

隆古之世貴士貴士故尊師而其爲治則教化先而  
政刑末今之司教者于世何如也秩卑而祿薄不得  
視縣令乃與主簿丞等伍大率以其老于公車而未  
有所就者鄉貢士歲貢爲之其能者力自振厲始得  
取進士科受民事其不能與雖能而不遇者則銖累  
其勞滿乃得去爲縣令受民如進士噫是不亦吏貴  
而師賤與民貴而士賤與賢者材者任政刑而庸者  
劣者尸教化與夫上之人旣不以賢且材者待若人  
若人亦安得以賢且材者待其身故今之世稍稱仁  
義道德之士皆恥爲人師而其真能師夫人不以賞



勸不以毀沮慨然以作興人材爲己任者則亦非仁義道德之士不能同安夙多士鄭先生來乃益著先生少孤而貧其爲教我同蕪不取貧士一金所識拔皆知名士月朔望聚士之有志行而能文者身角藝而課之文取平易爾雅毋爲奇衰曰文衰者無端行不佞時因爲齊民未得與庠士恥先生收而教之與庠士無異民有訟士不法狀者徃時學師多以此陰嚙所訟士得厚賄否則爲民左袒而懲士以故士風益蕭民益刁至是先生悉諭而遣之民亦感悟遂不復訟蓋先生去我同而不佞始補邑弟子先生竟不

第得令陝江而不佞始得通仕籍其爲陝江也江右有貢生劉鉉來京師則又盛道陝江之政能得士士來集者衆至捐所得俸構文昌閣以居之而數臨視譚道藝不休嗟夫世之爲師者而盡如先生固可以其作養黌序之餘而波及乎齊民而爲之民者可以無良父母爲民父母者而盡如先生亦可以其勾較簿書案牘之暇力而作興乎士類而爲之士者可以無良師然而世之爲師爲父母能如先生者有幾則如先生者亦可以風矣先生閩縣人由乙酉舉人來署教諭事閩縣八閩都會不佞嘗以鄉會試徃來其

家又知其于孝友廉讓最著蓋自其爲士已自可貴如此所謂以身爲教者先生有焉今爲教諭者施先生施先生先生同里其必知余言爲不誣也已

王心齋先生傳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陽明子之高足也少有至性事父孝父豪放遊娼家良幾諫百端終不聽一日與群娼飲酒樂歌吹雜作良長號隨之曰大人柰何以不貲之軀博一小快乎群娼皆走匿父怒曳之門外良不爲動誅如初自後父每往群娼皆拒不內曰去去勿復來而有諍子不可近自是以孝聞長益

濟心務學往往有悟入過人陽明撫江西聚徒講學首揭良知之旨疑信者半人以語良良曰吾第往觀之彼語良知我語格物天以我賜先生不可不往至則直署其刺曰泰州男子王某見陽明愕然攝衣迎之軍門外良直入抗禮上坐一座盡驚辨論徃復數次俱不服至明德親民數語躍然曰真良之師也天以先生賜良敢不敬承自是北面稱弟子陽明沒復聚徒講學如陽明學者稱爲心齋先生或以配陽明稱二王良之學以孝弟爲要以格物爲功不喜仕進及著述然所著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俱爲學者所

宗近有與鄒守益俱欲議從祀云

與同館訂志文

今夫志之在人也猶志燕而燕志越而越志一定而終身之業從之然燕之適者誰能勿車越之適者誰能勿舟欲適燕而南其轅適越而北其首必不得之數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志真有志者則必具舟車盛糗糧問道於常所來往而後可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非先民之言乎而愚則以爲志與學非二事也伊與顏非二學也顏子即簞瓢自給理亂不知而當其爲邦之問槩然欲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虞韶揖讓而治天下則未嘗一日而忘伊尹之志伊尹

即伐夏救民功在牧野而乃其耕莘樂道誦詩讀書則未嘗不與顏氏之學互相印證於千百世之下學者學其所志志者志其所學志者長駕遠馭萬里一息之胞襟而學者其所由以致遠之具也孟子之言士曰尚志而舉其實曰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惟備大人之事而後稱士之志則有志者果不可以無事矣三品之說自古稱之或志道德或志功名或志富貴雖所志不同而其不可以無事則一世豈有踴躍而居介介而立不能卑俸織縵陰陽窺瞰乘人以圖捷而得為志富貴者乎則夫志之不動策之不

柔如繞指隨如轉駒而得為志功名者也亦未有德性之不尊問學之不道聲色貨利之不能不邇不殖富貴貧賤之不能不淫不移而得為志道德者也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包德與仁與藝而為道其道乃大志合據與依與游而為志其志乃真彼世之棄焉而不學學焉而弗要其成者其志槩可知矣陽明子有言學莫先于立志志立而學全吾則以為志莫要于植學學植而志全

擬奉勅作新脩琉璃河橋碑記

琉璃河去

京師東南百餘里實惟孔道歲久橋圯不可行冠蓋行李之往來病之事聞

上命脩以大府金錢治其壞因民之欲百役不督而力維月及日遂告竣事群臣謂

上功德及此不可無以示後

上以命臣某臣謹按周官考工記而舟車橋梁城郭道路門闕戶堠樓堞之制凡興作營繕之事皆領於司空不以關天子蓋以天子一日萬幾齊居祇

事天地宗廟百祀神祇聽朝視學日延見元老大臣考問天下安危利病人情所苦樂為舉罷事大以繁非至仁大德與天同健則無暇乎其他春秋時冬官職廢令不行於天下單子適陳至道弗不行旅無館澤無舟梁以憂王使雖有良大夫若國僑者僅以漆洧濟人為盛事而徒扛輿梁之政終弗克舉由此觀之王政弛雖天子之諸侯大夫尚皆懷其安而忘所事王政行雖至尊如天子尚知垂意人瘼軫其行李往來之艱斯真至仁普物行健同天周官所不及載前古所希聞雖一橋之修

不修無足為朝政重輕而即此可以視其細知其鉅其可以忘抑又聞之古者庶民之事天子先公而後其私國有大興役王事未減則退食私家不敢問安否今

三殿兩宮尚缺然

上朝夕弗遑啓居

天地

宗廟百祀神祇無所降監公孤岳牧大夫士無所接見論利害司農蓄積垂盡凜凜憂不繼其急且困若是而尚垂意于茲是古庶人所以懇天子者今

反以

天子之尊勤庶民而憇其病于此益見我

皇上至仁大德卓越前古有加而爲庶民而得此于天子者其亦可以有所愧且有所感其又可忘夫兢業不敢怠荒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天子之德也不顧勞逸生死利害盡能力以報天子者庶民之分也奉揚休德以播諸人人以傳諸後以光千古使爲庶民者有所愧以感而爲天子者庶德不懈益懋儒臣之職也矧有成命在其敢不勉遂忘其愚陋而撰次始末以志

遊清源山記

余少而好遊其遊吾泉之清源洞訪紫澤君者不啻一再至是則與同年文李君偕重陽之又二日也以避俗客故獨後出北門至山麓可四里許俞氏之先茔在焉其上有堦磬石望之儼然甚肖俞氏爲東南大帥有行伍功說者謂得地靈力不謬而李君則津津譚堪輿矣余素弗習堪輿家言第漫應之曰是固當耳迤邐而上一里許至山腰之小亭憇焉亭後故有泉香而冽俗傳能已病呼爲仙液請而祠者盡吾閩之八郡或至廣之東西父老童稚連日夜往來汲

取不絕蓋亦未久而遂涸今徒其扁在耳豈山林厭其驛騷當亦有以陰奪之與否耶循是而上爲石閔開而上有巨石鵠立道傍鐫君恩山重四大字即俞氏功成後所刻石也又折而上至山頂爲郡守汪公祠祠當上下二洞門據清源之勝頗宏爽于遊觀憇息者不爲無助余與李君憇息久連武而登至上洞洞有太士身右爲裴仙人之蛻室俗傳仙人尸解于此余謂李君曰世所稱神仙黃白事信有之乎李君曰然吾嘗遊漳之天柱峯有閔而禪者絕粒可二十餘載矣望之色膚若冰雪強之粒弗應是豈是侶與

不然何以至是余曰即今有之非所願也李君曰云何余曰首山之鼎仙乎堯舜則否矣不謂不黃帝若也騎青牛浮紫氣仙乎吾孔氏則否矣不謂不老氏若也說跨箕尾烈不永于伊呂良遊赤松名不高于南陽凡世之行名能極其所至者皆仙也其死而不朽者皆仙騷之屈賦若史之兩司馬文之賈韓歐蘇詩之李杜亦然假令是數者無一焉白日飛昇何益于我李君無以難第命之曰酌酌已復由祠右至下洞洞即紫澤君所居處也又有董仙人之遺蛻在橫而南爲南臺臺後石壁千尺嶙峋觀者目眩李君則



又津津譚牛首也。余北遊時，未嘗道金陵，不識牛首作何似，無以應。臺賓紫帽，拱溪流若帶，其東爲大海，海浸扶桑，日月所出，浴俯臨郡城，萬雉錯綜在腋下。城中有二浮圖，最勝。李君則又譚金陵十二層浮圖也。余亦無以應。李君好奇，其爲文善抉微，則又操其勝於常聞習見之外。其持論亦若是云。余曰：是山之名，舊矣。唐宋以前，至以名吾郡。然山重郡平，抑亦郡重山也。夫天下之爲奇山若水者，豈少哉？多者棄於荒僻，寂寞之野，樵夫牧豎之所嬉。高士偉人過者，未嘗問，則非其勝。弗若所處地，弗若也。由此觀之，天

下之爲山靈者，亦有幸有不幸。與李君領之，遂從臺之東，攀緣石隙而下，爲詹亭，爲彌陀寺，二所雜客。旁午，不可以入。山下有泉，清美，斃石爲井。李君再邀余酌石上，酒數行，笑謂李君曰：泉不仙，胡久耶？李君亦大笑而歸。由他道，薄暮抵我書齋中。李君遂別去。齋即唐國子博士歐陽行周讀書處也。蓋是時與余數過，從對壘譚藝者，惟李君。

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為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捐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新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不捐必至于今而為古耶。蓋至于今而後知其為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為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

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  
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僂辱而不知羞。于是有  
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  
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  
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  
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  
所無。以譖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  
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  
效其所習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  
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嘒嘒然

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  
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  
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  
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  
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  
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  
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  
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  
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  
近似者。作古硯說。曰。古之好古之士。

卷之二

祭文

祭李松汀文

絳雲石霄舒卷自如

○維萬曆壬寅年六月八日門下晚生人謹以清酌庶羞之儀奠于松汀李先生之靈而告之曰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之愚而莫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夷弗時而尤不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有豐有穡有畀有遺靳弗盡施曩者先生抗疏青瑣凜然弗避流竄之辱斧鉞之殃亦惟是為天下大本計是隱是圖夫豈無當于皇衷而先

生無祿一斥弗庸邇來主上加意元良遂正東宮諸  
所缺失漸反故常豈異人議亦惟是先生疇昔之畫  
是聽是從並時以言事去者方且彈冠相慶連袂升  
朝而先生無祿乃以疾終愚不知國家之於先生胡  
為乎用其言而棄其人造物之於先生胡為乎厚與  
之以名而薄與之以榮雖然其言行而先王之所造  
于天下不輕其名成而造物之所以寵先生者雖不  
有九列六事之貴而其榮已過於三旌名者豪傑之  
所競而造物之所忌故彼蒼之於先生不惟不盡與  
之以高位重祿而且不盡與之以脩齡然苟名之既

成而使海內士屈指而數曰吾鄉之以直諫顯其  
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先生其何  
媿于九京先生尚饗

祭周復庵文

萬曆辛丑仲秋既望周復庵先生以疾卒於家訃聞  
仲先乃就邸中為位哭奠如常禮而其同年友許公  
乃得以清酌之奠拜且哭於先生之靈而告之曰嗚  
呼自先生以經學節行師吾閩而閩人士無不知有  
周復庵先生者自仲先以文章雄海內而海內士無  
不知有周仲先其知先生者則自仲先未第時而已

知先生之有後其知仲先者則又因仲先而知仲先之有祖如木有根如水有源然而約而論之皆非真知真知者則謂以仲先之才之養即不有積累猶顯而以迺祖之生平卓卓所自豎立即不有後猶傳蓋仲先少也而孤母子煢煢惟先生是以先生日夕撫摩而教督之俾其毋以完節終子以文鳴仲先之視先生在孫猶子在祖猶父孫之身即祖之身仲先之以功名嚮用於時則迺祖爲不沒也豈非以其後之人乎而愚以爲苟無可知奚必有後苟有可知奚必有後無可知者即有賢子孫人爲祖父幸之而已有

可知者即子孫而賢人反以其不售于身而售于子若孫爲祖父惜夫使天下之人不以爲幸而以爲惜則是天下之知先生也尤甚於因仲先以知先生先生其又奚藉於仲先仲尼有言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仲先如有志於善繼與善述則所以並顯厥祖使令有知者當亦必有在矣死如有靈仲先歸以吾言誄先生先生其必不以吾言爲不然尚饗

公誄馮老師文

嗚呼先生生以何自逝以何爲其生也竊疑彼蒼之有意而其逝也則莫不怪夫造化者之杳冥顛倒而

不可推胡付畀之獨異溘一去而莫追豈斯文之不  
幸與生民之無祿抑亦祿位名壽之不可以兼享乎  
此有所盈者彼有所虧然以先生之位晉三施一爲  
不榮而人猶以爲未售其智名滿方夏不爲不盛而  
人猶以爲未竟其施荷天之眷無間終始不爲不遇  
而生前之石畫與死後之忠謨未行其十一若猶不  
能盡副乎主知祿秩上卿不爲不厚而屬纊之際蕭  
然無擔石之貯與椎刀之遺胡天于其所謂盈者尚  
未厭乎人望而于其所謂虧者乃使人嘆息而齋咨  
信乃生民之無祿與斯文之不幸先生雖有意于當

世亦安能回曦馭于崦嵫嗚呼琅琊海岱之秀自昔  
所稱爲賢聖豪傑之隩區然羊叔子房文昭有王霸  
之畧而詞藻未優左丘明東方生禰正平左大冲之  
詞藻富矣而本來之德性問學抑亦未之或脩雖以  
力行所學如管幼安孫明復之敦篤而守僅止於一  
壑與一丘孰有如先生之備善全美兮用世志姬呂  
之事業而文章遡洙泗之源流蓋所謂虧者曾能有  
幾而所謂盈者已洋洋乎萬世與千秋信得天之旣  
厚更此外以何求矧以先生之達襟朗識已視形骸  
爲委蛻死生爲宵晝方兢兢以得正而斃爲無憾亦

金一 文和 卷一 廿五  
遑恤乎身世之去留某等樗櫟下乘偶辱蕪收痛儀  
刑之既遠欲步趨而無由敬陳楮酌永決明幽進以  
伸知己之私慟而退則抱世道之隱憂尚饗

誄曾老師文

嗚呼人之生世患弗聞道聞道

遭時先生于

茲可謂蕪之人之生世有盛位

有令名有令

名者不必有修齡先生于茲實蕪有之人之生世有  
利有鈍有得有喪當其得時誰能勿喜及其不得誰  
能勿悲先生于茲可謂一之人之生世有同有異有  
怨有德同我者爲斷金異我者爲矛戟先生于茲實

云忘之嗚呼先生之心風光月霽先生之量海濶天  
高先生之言和風甘雨先生之學繭絲牛毛明明我  
后先生啓之赫々皇儲先生奠之濟々文士先生擢  
之多士成才先生育之凡百狂瀾先生障之大雅云  
亡先生復之誰爲異端先生闢之先正先生翼  
之先生而存誰不儀之先生而沒誰能似之爲文以  
誄涕斯隕之魂而有靈庶幾享之尚饗

祭陳大行年文乃祖文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正月甲寅望越有九日  
辛巳通家侍生朱△率門生許△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儀致奠于大封君陳太老先生之靈曰嗚呼人莫  
不願以其身顯而公之所謂顯者不于其身于其子  
不于其子于其子之子雖然子父一也與其顯于厥  
身孰若安坐而享其子之爲逸與其顯于厥子亦止  
于厥子又孰若畱未竟以遺其子之後人之爲大且  
遠也父有父而弗克父而子以代之父子有子而弗  
克子而父以代之子代之父矣而所謂顯揚光大者  
反有加于其父之爲子代之子矣而所謂長育成就  
者反有加于其子之爲父是公始能教其子以及其  
孫終能成其孫以及其子而公之子雖弗壽猶爲壽

弗養猶爲養公之身雖弗顯猶爲顯也公又何憾尚

饗

祭五十郎文

維我祖宗積德流光代有顯人至于今十二世而多  
才輩出益昌熾以光大公父子先沾國寵遂有爵命  
嗣是者彬彬踵起蓋又未艾夙夜追惟我祖宗所以  
培植積累之功信鉅且厚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公父子不敢忘天地生成之恩其敢忘我祖宗之大  
庇是用陳辭以薦伏祈尚饗

祭家始祖文

維我祖考世有文行抱朴弗售俟後之人某父子並  
沾國恩以有命服技弗效于當年澤竟流于孫子噫  
嘻祖孫一脉子父一體神而有靈亦何啻于身親見  
之尚饗

葛母張孺人墓誌銘

錢塘葛水鑑喪祖母如母在京邸爲位晨夕哭奠如  
在家一日手一編泣謂余曰此吾祖母孺人實錄子  
其爲我誌之不有祖母不有寅亮兄弟至于今蓋寅  
亮實有母而弗克子我有父而壯年銳意進取治外  
事子我不如母亦有嫡母而祖母弗令之子甫五歲

歸自母家母子不相見者若而年嗟上惟祖母是以  
祖母撫之曲至得所願怡然若不知有母且不知有  
母而嫡者母以子故憂思疾且死矣祖母以寅亮至  
與訣曰而母慮吾必能成而子報汝母地下往歲寅  
亮舉于鄉而祖母病今年徼一第以子有莫逆之雅  
將求子一言爲祖母壽而祖母亡嗚呼痛哉何忍道  
雖然壽死與壽生等壽子其勿忘謹按孺人張姓生  
於錢塘安吉里父鑰母俞氏俱望族有家範孺人少  
而貞靜寡言笑年十七歸于葛氏之先君子曰東橋  
公有子曰大成遊成均受山東高密縣丞即水鑑父

也東橋公性至孝孺人爲事舅姑謹鷄鳴起中饋視  
二尊人膳即丙夜舅姑不就寢不休東橋公善治生  
以四壁起家孺人佐以勤且嗇一切斥華彩手自執  
女紅治絲枲窮日夜東橋公好施孺人善體其意有  
所欲與無吝色東橋公有妹適孫者早寡孺人憐其  
獨居歲時問饋不絕姑病革囑以所遺財物盡畀孫  
氏女孺人即如命畀之無有所餘東橋公病孺人割  
臂羹以進病遂瘳又病又如如是者再卒無有害人以  
爲積誠所感云丞公始知學孺人課之嚴每北上必  
躬爲治行臨行撫其背曰勉之而母幸無恙男子固

自志幸勿以我爲憂旣而數奇歸則又勞且慰之曰  
命也將有大吾門者不在汝必汝之子指水鑑曰是  
兒也必成汝志歲庚辛水鑑以鄉試第一人成進士  
丞公亦謁選得高密丞公念孺人老迂途歸家省之  
孺人曰而今官矣而小高密乎哉吾慮汝負丞不慮  
丞負汝已而疾作遂不起性慈悲歲齋食者三之一  
即弗齋食弗兼味余在京邸數與水鑑過從自奉亦  
然問之則曰余非持釋法持我祖母孺人教也蓋其  
內教大抵如是孺人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得壽若干  
子一即丞公孫二長即水鑑次寅賓與水鑑俱側出

孺人鞠之如水鑑曾孫  
 出曾孫女適以  
 月日卜葬于公銘曰孰生乃英孰成乃名不有善成  
 孰知所生成者歸報生者於地下雖百世其有

清人御之... 水鏡... 曾孫... 出世... 不... 以...  
... 上... 人... 銘曰... 孰生... 乃... 其... 成... 何... 各... 不... 有... 心...  
... 所... 生... 成... 若... 歸... 報... 生... 者... 於... 地... 下... 雖... 百... 世... 其... 心...

